

# 他看见你的声音

之巫忆

殷寻  
×  
著



实力悬情作家 殷寻

超人气法医推理言情系列《他看见你的声音》③

云朵之上，棺椁之中，何奈何奈，巫灵何在？

人心不可直视，可他偏要做窥视人心的那一个，仅凭一把解剖刀划开迷惑人心的虚妄，看见真相的声音。



天津天艺出版社

# 他看见你的声音

之 巫忆



殷寻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他看见你的声音之巫忆 / 殷寻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500-2489-2

I. ①他… II. ①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60799 号

## 他看见你的声音之巫忆

TA KANJIAN NI DE SHENGYIN ZHI WUYI

殷寻 著

---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燕兮
责任编辑	杨旭
特约策划	燕兮 柴鹤嘉
特约编辑	孙惠芳
封面设计	46 设计
版式设计	王雨晨
封面绘图	度薇年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1 期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0.5
字数	300 千字
版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00-2489-2
定价	32.00 元

---

赣版权登字 05-2017-437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发行电话 0791-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 目 录

### Contents

楔 子		001
第一章	尸体不翼而飞	002
第二章	神秘相邀的人	024
第三章	一样的脸，诡异的人	043
第四章	你到底是谁	060
第五章	画卷上的那一年那一天	075
第六章	送尸人的目的	098
第七章	再现当年事	126

目 录  
Contents

第八章	一场精心的棋局	148
第九章	来自巫灵的礼物	179
第十章	我不会再抛弃你	204
第十一章	我们能结婚吗	225
第十二章	有人想要我们心生罅隙	245
第十三章	你得娶我	271
第十四章	曾经顾思说	303
后续		330

郊外，人烟稀少，月儿明。

风从树隙间穿过，宽大的叶子沙沙作响。枝条左右摇晃着，绵延到地面，如同张牙舞爪的兽。

蜡像馆闭馆了。

几道身影却翻墙而入，整座蜡像馆在黑夜中沉默着，像是在静候填饱肠胃的巨怪，看着入侵者一个个走进它的嘴里。

展厅中是一尊尊蜡像，各种各样的人面，各种各样的死相，活灵活现就似真实。头顶的青面灯熄了，只留下孱弱的月光，朦朦胧胧地平摊在近处的蜡像上。

他跟着几个人小心地在蜡像间穿梭。

突然，像是有人在看着他……

他缓缓地回头，紧张得似乎能听见脖子扭动时骨骼碾压的声响。

是角落里的一尊女人蜡像，她的脸于朦胧的光线中影影绰绰。

他确信，就是她，正在盯着他！

他一点点靠近她。每近一步，他就越能感受到她周身所散发出的诡魅气息。她像是在召唤他，于黑暗之中，似乎朝着他伸出了无形的爪……

他静静仰望着她的容颜，苍白的脸，死寂的眼。

他伸出手，碰触了蜡像的手指。

一阵阴风不知从何而来。

他猛地一抖。

这蜡像，似活人的皮肤……

## 第一章

### 尸体不翼而飞

“北辰，北辰……”

“不要怕，我在这里。”

“在哪里？”

“就在你身边，不曾离开过……”

顾初总会做这样的梦。

有双男人的手将她搂住，对她说：“别怕，我一直都在你身边。”

“可是我看不见你，”她说，“北辰，让我看见你。”

每次醒来时窗外或长夜或晨曦，她总会望着窗子迷失少许时间。自从他走后，她睡觉就不再拉上窗帘，就是期待能有一天从梦中醒来时看见窗帘是拉上的，这个习惯，只有陆北辰才有。

她会在老洋房和外滩的房子间来回住，两边的房子里，有关他的东西都还整整齐齐地摆放着，连位置都不曾移过，不过在外滩，在他的房子里，她腾出了一间房，如同在琼州的那个房间一样，多了画具。

太想他的时候，顾初就会画上那么一张，像是之前枯槁的岁月。她一坐就会坐上好久，如今又重新拿起画笔，将思念寄托画纸之上。

顾思陪了她一个寒假，最终岑芸也知道了这件事，她一改往日的破马张飞，只是跟顾初说，如果想家了就回来。

顾初觉得，她已经走得太远了，回不去了。

罗池也消沉了很多，他一直在追查车祸事件，虽说案子已被盖棺定论为意外。可事实上，她和罗池都明白那是一场人为事件。

“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通过现场痕迹和监控画面、车辆刹车系统来看，死者的目标是你，如果她是故意，那么要撞的人是你。”

“所以？”

“所以，如果她的目标真的是你，而陆北辰蹿出来救了你，她也应该出于本能踩刹车才对。”

“最后她不是撞在树上了吗？”

“人如果撞人，会即刻踩刹车，但死者是撞人驶出好远后才撞在了树干上，这已经过了条件反射的时间，而且死者始终没踩刹车。你这么聪明，应该想到原因了吧。”

“……对方其实要撞的就是陆北辰，因为她清楚，他一定会把我推开。”

“我们调出死者的通话信息，发现她的确删除了一条短信，查过号码，是发给你的。如果对方擅长黑网络系统的话，想要以陆北辰之名发短信，不难。”

为什么要这么大费周章？背后的原因罗池还在查，但顾初知道，有人要杀陆北辰，这是铮铮的事实。

后来在一天晚饭的时候，顾思看见了肇事司机的照片，惊讶道：“怎么会是她？”

顾初问及方知，原来死去的肇事司机艾欣是顾思在一次高校联谊会上认识的朋友，再多问，她只知道对方的家境不错，人倒也随性，就是……

“艾欣有点神经兮兮的。”这是顾思想了想后给出的评价。

罗池觅到了一丝曙光，又像是审犯人似的审了顾思。顾思虽一脸的不高兴，但还是配合了他，有价值的线索不多，毕竟两人不是知根知底的朋友。

一起看似意外实则人为的车祸，却离奇般地查不出真相，别说顾初，就连罗池也极为恼火，这就好比对方给了你个馒头，你却找不到器皿来接似的尴尬。

可结案后的没两天，艾欣的父母就踉踉跄跄地闯进派出所报案，说他们女儿的尸体不见了！



警方介入，但没发现蛛丝马迹，就好像尸体在殡仪馆凭空消失了一样。

事后，顾初想了好久，怎么都想不通尸体好端端地怎么就失踪了，偷尸体做什么？想着想着冷不丁想到了北辰的妈妈秦苏，她在带走陆北辰的时候笑着说，小姑娘，这件事陆门会处理的。

艾欣尸体的失踪会跟陆门有关吗？顾初越想越觉得不可能，总觉得就算陆门想要追究责任也不可能拿具尸体开刀。当初艾欣父母得知艾欣撞伤的是国宝级的法医教授时已是战战兢兢，又听说有陆门的背景更是胆战心惊，可据她所知，秦苏只是带走了陆北辰，并没有面见艾欣的父母索求赔偿之类。难道，陆门是后发制人？

想不通想不透，用科洛的话说就是，姓陆的一家人都很怪。

当时科洛失踪，陆北辰出事，等科洛再回上海时已是元宵节过后的第五天。他近乎悲壮地跟她和罗池描述自己在杭州被人偷袭的一幕，有人用特殊药水写了封信给他，告知陆北辰有危险，等他想返回上海时就被敲昏了。

他被什么人袭击？又是谁在通风报信？既然已经报信了，为什么还要毁灭证据？报信的人又在忌讳什么？这一切都成了疑点。不过，在顾初认为最可疑的当属科洛去杭州的目的。在近乎威逼利诱之下，科洛终于承认他是在找陆北深。

陆北深是失踪，这是陆北辰亲口承认的，而之前……顾初仔细分析了陆北辰的话，他告诉她，北深不在了。没错，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陆北辰没有骗她，他只是说不在了，并没说他死了。陆北深去世只是她的误判，所以这么多年来陆北辰一直委托科洛来查陆北深的下落，从国外找到国内，陆北深最后出现的地方是在厦门，听闻杭州陆北深也出现过，只是线索如跟厦门一样少得可怜。

问及陆北深失踪的时间，科洛表示应该是在他出国留学那年，更重要的是，陆北深失踪一事陆门并未报警，这便是科洛直呼陆家人太怪的原因。罗池的结论是这么多年都没找到陆北深，凶多吉少。

不料科洛却言：“活人比死人难找。”然后又意味深长地补了句，“死

人好找，活人，会躲。”

依照科洛“招供”，陆北深失踪的时间，应该是在她提出分手之后了。分手没多久，她接到了北深发来的信息，附带了一张照片，就是刻在厦门那面墙上的那行字，再后来，他接受了留学的名额离开了A大。

难道，当时他是失踪而非出国留学？如果是这样的话，陆北辰为什么骗她说北深在国外发生了车祸？当年那场车祸到底是真还是假？

顾初想到了陆北辰右后肩的疤痕，总觉得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正在滋生，如果，当年发生车祸的人压根不是陆北深呢？

她，细思极恐。

于是她又联想到陆北辰转院后，斯密斯加入神外的医学团队，联合脑外科专家对陆北辰的情况再次进行会诊。可不曾想斯密斯启动了全程保密计划，别说是顾初，就连作为顾启珉最得力的助手兼未婚妻的筱笑笑都不能参与。斯密斯给出的解释很简单，他有陆北辰亲手拟定的医学保密协议，所以在陆北辰出事后，他可以在律师的见证下实施这项权利。

最后，斯密斯是这样安慰顾初的：“他是陆门的人，陆门有陆门的规矩。”

就这样，顾初像是个局外人似的被人成功踢出局，直到现在。

转眼春暖花开，下了两场春雨后气候就转热了，路边的白兰花竞相开放，点缀着这座繁忙的城。老洋房院落里的那株白兰树也冒了绿，半开半张的花骨朵盛满枝头，再要不了多久就会满屋子飘香。

上海从不是一个春季很明显的城市，但这些早春的花时时刻刻提醒着顾初，那寒凉的季节已经过去，盛夏将至。

五一小长假，医院里忙得连轴转。打从大年三十顾初克服了心理难关拿起了手术刀后，她就跟被人打通了任督二脉似的进步神速。平时她的成绩就很好，如今在手术台上更是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参与的几次手术她都游刃有余，筱笑笑总会拍着她的肩膀说：“嗨，在学校的时候咱们教授就说你是医学天才，现在看来老教授是有先见之明的。”

所以，五一这天，当她又配合着顾启珉完成了一台高难度神经创伤手术

后，站在洗手池前的她望着镜中的自己，仿佛又看见了陆北辰。他对她说：

“初初，只要你能拿起手术刀，你以后就会无往不利了。”

小长假的第二天是筱笑笑婚礼。

婚礼终究是让人动容的，只不过起婚誓的时候，筱笑笑还是哭了，哭得合情合理，可顾初总觉得，她的眼泪是为乔云霄而流的。

顾初看见乔云霄也来了，只是他隐在人群中，自始至终没有现身。

木已成舟，她多说无益，作为旁观者的她，除了叹一声唏嘘外再也不能做什么。

七月末，盛夏。

就这样，陆北辰已经离开了她大半年。

顾初买了一个老式台历放在家里，每过去一天她就划掉一格。

暑假一到，顾思就来上海了。罗池还是一如既往地去接了顾思，跟以往一样，后车座上放了不少零食。在往市区赶的路上，顾思吃着薯片问罗池：

“陆北辰还没消息吗？”

罗池重重叹了口气。

她就不问了，放下薯片，有点不是滋味。

“没消息就是好消息。”罗池稳稳地开着车，说，“如果他真的有事，消息早就传出来了。”

“你不是说陆门最擅长的就是封锁消息吗？所以，他有事没事咱们怎么能知道呢。”

这也是罗池最担心的。

“再等等吧，我相信吉人自有天佑。”

顾思靠着车窗，长长地叹了口气。

“怎么了？”

顾思沉默了许久，才道：“我觉得，我误会了一个人……”

顾初在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神经生长因子及神经干细胞脑内移

植》的文章，一经刊登便受到了业内专家的高度好评。很显然，作为年轻大夫，业内专家对她的关注铺平了她的未来。

她的路越走越顺，跟她同届的实习生中，她在神经外科上的领悟是最高的，为此顾启珉正式找她谈了一次话，一句话总结就是希望她能在最后分科室的时候选择神经外科。

她知道，她生命中的分水岭就是陆北辰，如果没有陆北辰，她一定还在黑暗中继续前行，品尝着蜗牛般隐忍的痛楚。越是想起他的好，她就越是想他。

这一晚她又做梦了。

又是漫天的红，将满地的玫瑰花染得鲜艳。

她疯狂地叫喊着他的名字，一遍又一遍，可是，他再也没反应了。

睡裙被冷汗打湿，顾初在床上像木头人似的僵直了许久才缓过神。顾思比她晚起些，趿拉着拖鞋打着哈欠进了餐厅，见她脸色煞白着实吓了一跳，“又做梦了？”

顾初点头。

“今天你难得休息，跟我出去逛逛吧。”顾思倒了两杯牛奶，一杯递给了她，“你就是天天跟病人打交道，受了影响。”

顾初接过牛奶，“胡说。”

顾思笑嘻嘻的，“从唯物角度解释，你平时工作压力过大，睡眠不好，多梦很正常；从唯心角度解释问题就大了，但凡病人身上的阴气都重，就会招来一些不干净的东西，正所谓负面情绪滋生暗鬼，你是医生，每天都会带着暗鬼回家。”

“什么乱七八糟的？”顾初喝了口牛奶，将煎蛋切成了菱形块，一点一点往嘴里填。

“想象力丰富才能更加充分地理解生命的真谛。”顾思叼着一块吐司，“姐，人都是哭着来到这个世界的，但临死的时候可是千奇百怪的。”

“年龄不大，想的问题倒是挺复杂。”

“这不是我想的问题，是一位名叫奇怪的艺术家的，他认为人生有百态，

人死亦有百态。”

“他叫奇怪是挺奇怪的，但他的观点并不奇怪。”顾初慢悠悠地吃着煎蛋，“在医院，或在殡仪馆里，什么样的死人没见过？”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指在人死之前的那一瞬间，就那么短短几秒所表现出的情感是最真实的。”顾思解释给她听，“而这位叫奇怪的艺术家的就是专门捕捉人在死亡前几秒的神情状态。”

“真不理解你们这些学艺术的。”

“表达艺术的方式有很多种，为艺术献身的人也大有人在。”顾思两眼放光，“这位艺术家曾经办过一场以‘死亡’为主题的蜡像展，红极一时，一下子就蹿到了一线艺术家的行列。但后来他就销声匿迹了，多年不出作品，大家也就渐渐把他遗忘了，直到今年他终于复出，带着新作品重新杀回了艺术界。”

“蜡像师？”顾初品着这三个字，总觉得怪怪的。

“奇怪的蜡像当年出了名的，听说足可以假乱真，圈内的人都说，如果他的蜡像和真人站在一起，哪怕是近看，一时间都不会察觉哪一具是蜡像。”顾思说完，拿过手机咻咻咻咻搜索了一番，递给顾初，“你看。”

顾初擦了一下手，接过手机看了看。

是一场规模不小的蜡像展，展会只有三天。宣传画上全都是闭着眼睛的一群人，只有两个身穿西装的人是睁着眼睛的，而且是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男人。一个站着，另一个坐着，站着的男人盈盈而笑，坐着的男人不苟言笑。宣传画以暗沉的色调为主，深咖色的主题却十分显眼：忆。

“宣传画上是两个人，双胞胎？奇怪是其中的一个还是说这两兄弟是一个组合？”顾初好奇地问。

“蜡像师是一个人，另一个是蜡像。”顾思抿着唇笑，故意考她的眼力，“姐，你觉得这两个哪一个是蜡像？”

“坐着的这个，面无表情、眼神呆愣，一看就是蜡像。”

顾思扑哧乐了，顾初见状愕然，“不会是站着的这个吧？”

“当然！”顾思将宣传画放大，“刚刚我就说了，奇怪的蜡像是可以以

假乱真的。”

“怎么可能？”顾初仔细打量着这个笑盈盈的男人，“这分明就是个活人啊！”

“所以，神奇吧。今天你陪我去看蜡像展呗，这位艺术家蛰伏了这么多年，我想这次的秀展肯定会令人大开眼界的。”

令顾初没想到的是，这个主题为“忆”的蜡像展竟开在了偏郊之地。现如今，别说是有名气的艺术家了，就连名不见经传的艺术后辈都会选择在最繁华的市区亮相自己的秀展，这位奇怪的做法还真是令人匪夷所思。更令她没想到的是，竟会有这么多人来看秀展。

顾初下了车，第一眼就瞥见了不远处那幢通体黑色的房子。

有人陆陆续续地来，也有人陆陆续续地出。进去的人都抱着一脸的好奇和期待，出来的人都连连称赞和感叹。

进了门，顾初就愣住了。

偌大的展厅，空中交错间或是浮云或是棺椁。

一个个的人就躺在浮云或棺椁之内。

场馆内有缥缈的歌声隐隐而来，似天籁，又似颂歌，从天而降，说不出的圣洁。

一直张罗着要来看新鲜的顾思下意识地攥紧了顾初的手，“姐，你有没有觉得咱们不像是来观展的。”

顾初硬着头皮，“不是来观展的是来干什么的？”

顾思四周张望，“我觉得，咱们像是来参加葬礼的……”

“张罗要来的不是你，现在害怕的也是你。”顾初低声呵斥。

“谁能想到这里这么诡异啊。”

是诡异。

不消顾思提醒，在刚进门的时候顾初就感觉到了。

她知道浮云之上或棺椁之中躺着的人是蜡像，可总觉得入眼的就是活生

生的人。在入门的展会介绍资料中有对此次主题的解释：人一脚踏进鬼门关时，总会有那么几秒快速回忆自己的一生，临死前那一刻面露的表情，就是你这一生之中最难忘之事的反射。

蜡像师在最后一句写道：人活一世，撒谎不计其数，相信我，我们在临死前的那一刻才是最真实的。

顾初搓了搓胳膊，她见过死人，现在仔细回想起来，人在临死的前一刻还真是神情各异，痛苦、惊恐、平静……可如果将这些表情以蜡像的方式表现出来就倍觉怪异。

她由衷地佩服这位蜡像大师的精湛手艺，仔细瞧着蜡像的脸颊，眼角眉梢间的褶皱都做得极为细腻，人要表达情感，最直接的莫过于双眼。这里的蜡像，但凡是睁着眼睛的，那双眼都似真人。

展馆的面积不小，再加上如此栩栩如生的蜡像，细细琢磨，两人花了近半小时还没走完展馆的一半。这么多的蜡像，在神情上竟没有一个重复的。

入了拐角，是全新的区域。整个区域以白色羽毛为背景，放眼都是通体的白。

最惹眼的是置于正中的十字架，十字架的台阶上坐着一位身穿白西服的男人，脸色苍白如纸，目光忧郁地望着躺在铺满白色玫瑰花台上的男人。他很安静，一动不动，却优美得如同漫画中走出的花样男子，而躺着的男人亦白色西装西裤，闭着眼，与目光忧郁的男人长得一模一样。

顾初认出他就是这场秀展的作者奇怪，只是，一时间分不清坐着的和躺着的哪个是真人。

这一幕配合歌剧院般的女高音，像极了宗教仪式下的祭奠。前来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在猜测这两人中哪个是真人、哪个是蜡像，却没人敢上前触碰分辨。

“这个人还真是奇怪啊，没事总做自己的蜡像干什么？”顾初压低了嗓音道。

顾思笑得小声，“所以他才叫奇怪啊。”又道：“听说他是为了祭奠自

己的弟弟，好像，两个人是双胞胎吧。”

顾初闻言怔了一下，双胞胎……她不由得就想到了陆北辰和陆北深。

“姐。”顾思碰了她一下。

顾初蓦地回过神，顾思扯了扯她的衣袖，“咱们走近点瞧瞧。”

“不好吧？”顾初看周围的人都没有造次的。

“他们那是害怕。”顾思道，“其实啊，中国人骨子里对这种太逼真的蜡像是有恐惧和抵触的。”

什么歪理邪说？但顾初也的确按捺不住跟着上前了，其他人见状，也朝前凑着脚步。顾思先是奔着花台上的美男子去了，整张脸都贴了上去，看了半晌后对顾初说：“躺着的这个绝对是蜡像，连呼吸都没有。”

顾初在观察坐在台阶上的男子，他的眼睛一动不动地注视着花台，悲伤的神情近乎令人落泪，有那么一瞬，她觉得他就是真人。

“我这边的这位也没有呼吸。”顾初回了顾思一句。

很显然，通过呼吸来判断是真人还是蜡像不大容易，一来对方可以憋气，二来这世上确实是有些人可以小口呼吸且不是很明显的。

围观人群中有人道：“我怎么觉得这两个都是蜡像呢？”

其他人纷纷发表见解。

顾初又换到花台旁，仔细打量着躺在上面的男人，惊叹，这眼睫毛做得也太逼真了吧，念头刚落，男人蓦地睁眼！

“啊！”

所有人被顾初的惊叫吸引，纷纷看向这边。

花台上的男人不疾不徐地坐了起来，于花间慵懒随意。顾初后退了两步，心有余悸。顾思来到顾初身边，盯着不远处的男人，“我去，这个竟然是活的。”

男人下了花台，身材颀长，举手投足间有着艺术家桀骜的范儿，“感谢大家前来参加我的蜡像展，我是本次秀展的蜡像师奇怪。”

全场为他鼓了掌。



顾思挤着去索要签名了。

顾初没跟着一群人凑热闹，退到了另一片较为安静的区域。

这片区域蜡像不多，只有六个，但顾初发现这六个蜡像的神情都有一个共同点：迷乱。

确切来说，更像是这六人陷入了幻境，蜡像的神情放大了这一幻境。

顾初不清楚这些神情的来源，虽说艺术高于生活，但如果没有真实所感，万万是做不出这些令人震撼的真实的表情，难不成，这位奇怪是真的常年与死人为伍？

想到此处，她不禁有些不寒而栗。

顾初又看了看那个在台上笑得温和的奇怪，没由来地，觉得不大舒服。抛开这种怪异，她的目光重新落回蜡像上，却在其中一个蜡像前怔住。

很快，顾思从“浴血奋战”中杀回来，美滋滋地挎上顾初的胳膊，扬了扬手里的拍立得照片，“终于拿到签名照啦。”

顾初瞥了一眼。

“你看什么呢？”

顾初指了指眼前的蜡像，“这个蜡像我看着很眼熟。”

顾思的目光顺过去，惊讶，“这不是艾欣吗？”

“你们确定看到的就是死者艾欣的蜡像？”罗池喝了一口茶问。

这阵子罗池总会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来老洋房这边吃饭，他每次来，顾思都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罗池就赔笑着跟在她身边，美其名曰是喜欢顾初的手艺，但实际上就是冲着跟顾思见面。

今天顾思倒主动给他打了电话，要他下班有空的话来家一趟，罗池一听十分激动，忙不迭道：“有空，当然有空。”

顾思不紧不慢地补上了句，“别误会，找你有正经事。”

但罗池可不管什么正经事不正经事的，一下班就飞奔过来，结果，听到了这么一个消息。